

張昭張承張休顧雍顧邵顧譚顧承諸葛瑾諸葛  
縉步騭步闡傳

程統嚴畷程秉闕澤魯固薛綜薛瑩傳

周瑜魯肅呂蒙傳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陳表董襲呂蒙  
統徐盛潘璋十奉傳

朱遜朱然朱績呂範呂據朱桓朱異傳

虞翻陸績張溫結統陸瑁吾粲朱據傳

朱遜朱然朱績呂範呂據朱桓朱異傳

# 三國志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七



吳書七

三國志五十二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

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

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

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

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其可嘉羨愚意編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

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

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侍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哀尊尊有殺

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

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

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周穆王

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

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

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白證文辭可爲倡而不

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

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

及古則



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禮昭每得

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

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

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

所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

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勲業也方今天

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

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眾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

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眾孫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墮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于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

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

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

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

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

為方日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

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

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

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

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

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

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位，請會百官歸功。周喻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賈周喻等議爲非也。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造，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是輔是以盡誠。臣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賈周喻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二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聞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

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



陳氏景雲與吳平州當是  
平州之誤吳王子建昌侯  
嘗諱平州又甘肅臨漳亦嘗  
志此乃中流重地特置郡督  
如西陵臨漳之北也 後漢  
曰晉書作平州見原博議  
三傳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晉  
惠帝置臨漳郡自東晉至  
蕭齊或理平州今臨漳縣  
西北十里平州城吳孫處  
出鎮于此築城

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  
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士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  
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  
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  
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懣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  
暫怒緣於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孤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侮往之非而求昭  
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疑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臣其後失風昭容貌矜嚴有  
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  
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典略曰余曩聞  
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  
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繙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  
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  
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騭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

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  
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  
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峻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  
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  
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謹  
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  
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  
太守謝景事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  
在孫登傳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  
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  
相與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為婚臣松之案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生女權  
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



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

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

都尉權嘗游獵追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

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

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

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吳錄曰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

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李鴻穎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

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

之所歎故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

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

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

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

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

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

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

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

醴陵侯代孫劭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

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

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

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

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

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

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



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  
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古未嘗言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詣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  
作威福遂造作權酷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織介必聞重以深案醜  
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  
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  
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  
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譚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敬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  
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借門  
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無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  
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徐眾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  
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  
以潘潛欲同手劍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  
錄獄本首若承辭而久之吳主倘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宥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敘本無私  
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  
產催令自裁以此言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微時權  
之雍不當責懷敘也

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  
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諡曰肅侯長子邵  
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  
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  
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京  
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子馬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  
吳書曰雍母弟徽字子歎少游學有肩吻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辭召著主簿嘗近出行見營軍  
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徽語使住須臾馳詣關陳啟方今畜養亡眾以圖北虜  
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盜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  
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徽  
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  
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微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  
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微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微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  
乃拜微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梯字子通以孝悌  
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梯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  
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特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梯命左右扶起  
冠幘加襲起對拜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梯父向歷四縣今年老致仕梯每得父書常灑掃整  
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聲語  
哽咽父以壽終梯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梯釋服梯雖以公議自



割猶以不見父喪常面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闕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眾尚書僕射

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

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

刻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

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

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資

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

唐丁諳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

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經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

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畱心下士惟

善所在皆此類也諳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

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以為郡史年十九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

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云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

陸機為譚傳曰官太子正位東宮太子方隆訓導之美妙簡俊參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

傳諸葛恪等雖奇蓋眾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曄謝景揚鑑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

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陳事權輿食稱善以為過於

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

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

達微才照人物德允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

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

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

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覲覲之望絕昔賈誼陳治



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儀陳人箴之戒帝既悅憚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婿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群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構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典軍陳恂許增

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譚譚不謝而曰此下讒言其與乎

坐繫獄權為譚故沈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雍故不致

法皆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

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趾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

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

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

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

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琊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

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禮記等書喪至孝事繼母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詔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

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

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

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



切愕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取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遙往付度之舉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顏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被尉殷模罪至不測群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

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吝之於群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如反掌臣

之云以為劉后必為蜀為關羽荆楚等處輸關羽揚兵西漢志陵上國雖臣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剪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曰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駢哉載之於篇實為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

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存南郡密譏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意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

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雷孔明若雷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雷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黃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吳錄曰曹直復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



流瑾進攻浮橋直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為功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

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強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

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對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群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強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

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權稱尊號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嗟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



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德仁尤純妻死不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

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

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龍貴少而驕樂學為章句博而不精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

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

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弈或有擣菹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

是甘果經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素雖在

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薨徙奮威將軍後

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

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龜鳴童謠曰白

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也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

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

給書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

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

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

來畏其強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

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

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

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

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

虜將軍召騭為主記吳書曰歲餘騭以疾免與琅邪諸葛瑾彭城嚴陵俱游吳中並著聲名為當時英俊除海鹽長還辟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



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遣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變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實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變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

陳氏景雲曰隲所條上諸臣皆當時人程普之卒在吳王孫權時前不應亦列其中程傳誤也時呂岱在荆州其名跡亦甚陸之亞隲何道之或程普乃呂岱之諱

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書曰肅字偉恭南陽人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舉號為得才求出補吏為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為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擊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



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  
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踏地誰不  
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  
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  
命歸咎于上爲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爲虧甚可仇疾明德慎  
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  
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隲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  
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  
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  
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  
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  
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

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六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  
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  
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  
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  
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  
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  
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  
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  
更爲民害愚以爲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  
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

吳錄云隲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江荆州  
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權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  
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爲說隲所言云母讀步  
隲表輒失笑此江與關關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慈寧案穎川周昭以下  
辭既太嚴與他傳不類上  
已叙至隱之子孫何又著  
此一篇文字且隱與昭

論等四人語論傳非同卷評  
亦重出承祚青簡絕無此  
等體例必是裴氏之注誤作  
正文觀傳文與氏派滅推瑞  
紹祀文氣已完且此未亦見  
周昭本末而曰備步隱下註不  
出周昭姓名則傳文止于推瑞  
紹祀句無疑而此段是寫者  
混字為大字耳至評中有  
周昭之論備之甚美故特錄  
焉且曰亦甚可疑此所論雖  
不及張承祚即之何也此  
句雖非評承祚之後且與不  
文評承祚體例亦不類  
氣間隔疑之曰亦非是裴氏  
文本在見裴當世曰下傳傳  
寫者所配

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眾喜怒不  
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騰所領加撫軍將軍  
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  
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  
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都督西  
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  
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  
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荊州刺史楊肇往  
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  
璿紹祀穎川周昭著書稱步隲及嚴峻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  
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

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  
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  
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  
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  
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  
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  
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  
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太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  
丁謩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  
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  
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  
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



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旣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耀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旣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訕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蹇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旣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虚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筆述勳並以新製賦命具器當世承爾格盡少具皆效向人  
勤之不及策也爾舉對好素業而錄之晉侯姑漸於爾亦立  
以高良俊遇不遇宰麻又不登相對於容間巷養孝而巳以  
信曰裴以受貲轉於心煥克舉忠譽文直博不為巳而以  
蘇村不離卷大去云

彭與韋鞞蒞華憑並吳書外為中書相坐事不為  
不為然蘇谷實育和而姑麻命其事以示於之昏于周即皆宰恭  
此正昔未為歐人至其餘林風節末不皆其廿判當世對全各

吳書八

三國志五十三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師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綜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及禮記左氏

春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避難江

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

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從

輔答記不遺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智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

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

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

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雷為侍御史少

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吳書曰紘至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乎定三郡風行

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紘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吳後以紘為九江太守紘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

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



何氏焯曰漢書地理志  
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  
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承  
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都  
都尉路君關銘在末分  
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  
其居是官者惟絃見於史  
焉

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絃輔

權內附出絃為會稽東都尉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

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絃與張昭草創撰作絃以破

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

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閣閣也乃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

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絃孝廉昱後為筆融所殺絃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絃

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設祭并未親戚為之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

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絃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絃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

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終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

豈復難哉權以絃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絃厚自絕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

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絃曰東部所以重二

人也後權以絃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合肥城久不拔絃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

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絃諫曰夫兵

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絃諫曰夫兵

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眾

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

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絃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

絃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

賴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

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

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絃建計宜出都秣陵

權從之江表傳曰絃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

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

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  
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  
驚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中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  
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  
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意而云欲圖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  
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  
令還吳迎家道病卒

政證曰閣疑作語



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

周禮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

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

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夔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

愚維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

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絃

著詩賦銘誄十餘篇

吳書曰絃見枹槌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

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絃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絃書曰前勞手筆為篆

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介

絃玄子尚

江表傳曰絃玄清介

尚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

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

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

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

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

栢舟惟栢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船久之又

就加誅初絃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絃見待於孫策

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

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

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

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眾人咸為峻喜峻前後固

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

志林曰權又試峻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峻嘗

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

致證曰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峻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峻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峻而穎得免罪久之以峻為尚書令後

卒吳書曰峻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峻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玄張承論管仲

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

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覆各有文理

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歸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遠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

大義遂博通五經士變命為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徵秉既到拜

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

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

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

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

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臣救其惡誠所賴於傳君也病卒

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

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遺數人輒止欲

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

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群籍兼通

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邗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

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

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加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

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官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

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



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  
 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  
 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  
 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  
 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  
 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  
 類也吳錄曰虞翻稱澤曰關生矯辭蓋蜀之楊雄又曰關子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群臣曰昔不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群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不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字言之不十為正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徵矣  
 六年冬卒  
 權痛惜感悼食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  
 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  
 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錄曰固字子

正卒時年七十餘矣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錄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秦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與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  
 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  
 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  
 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闕澤姓名以嘲澤澤不  
 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獨橫目苟  
 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  
 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眾坐喜笑而奉  
 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  
 呂岱從交州召出綜  
 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  
 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



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  
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  
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  
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  
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  
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  
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  
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  
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盡豸有覩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  
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  
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  
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  
長吏覩其好髮髡以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  
以供設不豐擿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明爲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  
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  
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  
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  
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  
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



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  
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  
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  
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  
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  
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  
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  
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  
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

致證曰浮下駭本脫海字今添

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  
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  
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  
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  
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乎今  
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鈞犬羊無政往必  
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  
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  
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濘有成山之難海  
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  
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二不可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  
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



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  
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  
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  
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  
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  
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  
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  
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納之以禮茅土之  
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傳之位仍兼選舉其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  
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  
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珣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上  
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珣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

休卽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  
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緜緜頗涉臺觀暨臣父  
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  
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  
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  
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  
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  
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  
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啟堂構  
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



拔被以殊榮珮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  
實聞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  
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胤曾無  
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  
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  
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  
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徒  
廣州右國史華嚴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  
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  
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  
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  
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  
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旣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  
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爲國惜  
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  
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旣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  
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  
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川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  
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  
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伯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  
造也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寶千



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晚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費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

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字兼字令長清素有器

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主兼三世傳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天書八

蜀川中鳳鳴氏書

三國志五十三

吳書九

三國志五十四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

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率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辟汝南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先是司徒韓續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

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眾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

以此眾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

致證曰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胤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四匹

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今日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瑜時年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

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

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

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

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眾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十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

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鄧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況舟車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

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住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

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

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

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

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權延見羣下問以

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

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

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

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

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其



慈銘案可乎字疑當作也

欲證曰通鑑自去下有名字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之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若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憚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孤疑夫以疲病之卒御孤疑之眾眾數雖多其未足與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私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關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瑜權擬眾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始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思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岬上營落項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



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

帆蓋舉火曰諸校使眾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舉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岫邊營若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

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

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

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

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

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岫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

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與蒙行軍營激

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

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

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

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

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擊英雄又恐備難卒

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

今曹操新折劔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

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

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

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眾事費度一為供給後

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

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

獨先盡敬便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



以年長數陵侮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皆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  
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  
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  
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遠聞  
芳烈故來攸關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臧聞於賞音足知雅曲也因  
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常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  
行視倉庫軍資器械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  
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無其肯而折其辭豈  
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  
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上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  
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目還憤使周瑜虛獲此  
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謂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別公瑾不常矣瑜少精意於音樂

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  
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驍騎都尉有瑜風  
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黃龍元  
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告騰連名上疏  
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爲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

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人作心膂出爲爪牙  
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  
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  
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  
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  
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  
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  
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沒而未久而其子胤降  
爲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爲胤歸訴乞旬  
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  
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初無功勞  
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



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追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隲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胤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爾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表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

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

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吳書曰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

老成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士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兩路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 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

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

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

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

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

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



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

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



也卽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

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

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

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

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即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周瑜受使至郡陽肅勸追召瑜還遂

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

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眾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

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漢晉春秋曰呂範勸備備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為樹黨計之上也權卽從之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因上

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踏之日所懷盡矣

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



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  
瑜死不朽矣案此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  
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

兵瑜士眾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

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眾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

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各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

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

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

權曰猶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

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

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

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

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

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

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

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

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眾不當

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推弱圖欲遠窺望不及此主上公怒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

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備飾情德懷於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士

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言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

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眾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 備遂割

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

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

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 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  
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  
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  
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爲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爲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賂貫爲兵作絳衣行滕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出陳就先獲也以蒙爲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諸將曰畱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卽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



案卿當作鄉同屬  
各本皆誤

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  
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  
及乃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江表傳曰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  
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  
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  
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  
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曹肅上代則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  
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  
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  
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軍禮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  
不宜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將欲蓋不可及也當貴榮顯更時蒙與成當宋定  
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矣

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顧  
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  
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斬春典農屯皖  
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

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

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岍  
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

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

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

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

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  
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甯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

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

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

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

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

不能禽權曰鷺鳥累百不如一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



皆釋放復爲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普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舍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鄴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鄴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

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旣徹兵爲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



劉陽漢昌州陵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為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

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禁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諷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



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  
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  
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  
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  
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  
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  
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  
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虜陵侯

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

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呂蒙以疾辭權笑曰禽羽之功子明

官屬并南郡廬江一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  
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  
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  
加權為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

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惜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群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  
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  
盡付府藏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  
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  
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  
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龐暴好殺既嘗  
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鬪將如寧難得  
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  
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  
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  
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



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卽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蓋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孤亦怨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新蓋荆城仗威東下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奇才也  
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已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吳書九

魏川世圖章  
氏書印

三國志五

吳書十

三國志五十五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爲州郡吏有容貌計略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仇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石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復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次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



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香與周人珊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  
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  
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  
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吳書  
曰普殺賊者數百人皆使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投火即日病篤百餘日卒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雖自祖遷  
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  
以自辦餘閑學書流諸兵中

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  
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  
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  
不以文更為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  
檢攝諸曹糾擿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

杖宜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  
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  
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  
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  
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  
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築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  
蓋自強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  
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  
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  
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也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  
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

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今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

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

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

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

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

匹從征劉勲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

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

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

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

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

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

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

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左右不從因

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唯首及左右因曰

惟常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相送殺牛飲酒歡

血與其盟誓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

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興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

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

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

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

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

奉邑賀齊討黜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黜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

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營後召還都

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



歎其在貴守約卽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  
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  
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  
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旣服德論者美焉江  
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慕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權討  
強有膽略器一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權嘉之

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  
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  
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將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敬數  
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  
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  
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

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  
戰賊旣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  
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  
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  
於南郡荊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  
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爲案  
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  
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  
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  
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  
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卽勅以已常所川御幘青練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  
出鳴鼓角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  
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



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

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

料以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

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

偏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

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秦穆所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子脩有武

風年十九權召見獎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

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

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

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艷

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

陳氏景雲曰從當作從中庶子乃表初除之官即上所云侍東宮也此與張休從中庶子轉右都尉同

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

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

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

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

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

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

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

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諉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

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

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

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

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

陳氏景雲曰新安當作新都是時猶未改新安為新安也諸葛瑾傳注引吳書云新都尉陳表尤為明證錢氏天所曰曾大



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贏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阮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別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脩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長八尺武力過人謝承漢書稱襲志節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

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眾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眾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繼繫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



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

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掾補蜀郡丞項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

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毘帶鈴

民間鈴聲即知是寧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木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往往常以繒錦維舟去或謂

乘以示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

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

攻劫頗讀諸子乃往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

又以凡人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祖以善射將其在後射殺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王不能用日月逾邁就孰臨臨版轉九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於是歸吳周瑜呂蒙皆共薦達孫權

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荆

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

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

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

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

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

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

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

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

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眾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

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流交頰為權言飛嗜昔

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駭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

三國五十五



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當殺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

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

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

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

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

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

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

往對之保羽聞吾款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肅便選千兵益

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

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雒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

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

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

酒家殺寧以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

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

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

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

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

為前部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

勅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

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寧雖龐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

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

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

寧從權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

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

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

雙戰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



州寧廚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齋禮  
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  
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勅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  
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  
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  
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  
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  
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徒會稽無幾  
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  
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斂手遷破賊校尉及權  
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

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  
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  
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  
因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  
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  
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  
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  
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  
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  
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  
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等  
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前部已發魏  
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  
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  
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  
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  
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吳書曰統創其權遂  
謂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  
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以為梗繫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  
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勅屬城凡統所求  
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

陳氏書曰統又操以漢建  
安二年戰沒統時年十五若  
至四十九而卒則安之於中  
矣統為時名將若赤烏中  
尚在則從征合肥還三年  
間何更無功可錄乎據駱  
統傳言凌統死後領其兵  
在陸遜進軍前則  
統之年當在三十五左右云云  
九乃傳寫之誤

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  
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  
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  
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  
書十日一令騎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免封  
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殉陳武之妾請  
呂蒙之命育凌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疆荆吳僭擬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  
之宇制經略之綱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豈踈疎近務邀利於當年哉  
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致遠恐泥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  
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  
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  
出戰大破之射遂絕迹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



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岨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爲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旣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

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瀾漫數百里而江水

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

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

黃武中卒

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璋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爲吳大市刺姦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爲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關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



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卽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拜右將軍璋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居建

###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鬪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卽位爲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岍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岍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上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



原平如陳武是儀進封  
郡鄉侯也

欽氏上所謂元本作魏大將  
軍諸葛誕據壽春未  
降魏人圍之今本魏大下脫  
十二字

攻證曰三年下疑脫奉字  
陳氏原書曰三年下建  
衡三年別見存陸傳

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  
 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  
 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  
 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召  
 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友黨  
 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  
 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  
 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  
 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彘之言共迎立孫皓  
 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覲攻合肥奉與晉  
 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眾治徐塘因  
 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  
 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  
 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  
 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爲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爲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爲袁孫所并遂構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策旣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爲



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覲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數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貴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貴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貴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貴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劉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綵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中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之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

貴由此遂止權常歎治

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卑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

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

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

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頗有姦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

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其

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

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

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躡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畱意於賓客輕財尚義

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

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天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五乃啓策

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



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

今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然為太守

之案此郡尋罷非今臨川郡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

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

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

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

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

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佳宛

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

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

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瘡堪戰者裁

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池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

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

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

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

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

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

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

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

而退赤烏五年征相中

襄陽記曰相音如租稅之相相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臨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臨河二谷中上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相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遮險

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



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

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二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並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九年復征祖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

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絜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

陳氏景雲曰亦本當作亦卒向純亦卒若若上理陽之言之孫權傳遊先述五年卒

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已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勵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眾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



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  
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  
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  
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  
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畱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  
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  
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兼之慮蜀遣右將軍  
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  
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  
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  
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

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  
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表氏覘候  
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  
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  
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小丹陽湖熟領  
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眾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  
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茶範曰今將  
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範在遠聞細紀  
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眾立功於外  
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木下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使釋備著  
袴褶執鞭詣閣下政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眾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  
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強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  
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  
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

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除陵并歸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  
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



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衎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初出無吏吾之失但廿六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

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

江表傳曰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數魯子敬比

鄧禹曰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

趨謂肅範受饒哀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曰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修整加之恪勸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也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冀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大元元年大風江



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  
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卽位拜右將軍魏  
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  
官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  
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  
軍還欲廢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  
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  
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  
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  
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  
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

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  
周泰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  
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旣發  
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  
奄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  
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  
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  
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  
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不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  
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  
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



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臯復爲秦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  
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秦燒營而退遂臯雖生虜雙送武昌  
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黃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請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  
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爲元帥全琮與桓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  
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  
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掛車此兩  
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  
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  
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  
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  
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

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  
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  
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  
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爲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  
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恥見  
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  
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  
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  
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  
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

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

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

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執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

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



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升疾未復發也

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

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髮無所復恨權焉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

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嘖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強識與

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

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

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

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十傳曰張悛子純與張儼及馬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

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大曰字則有威出則有獲韓廬宋

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簾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儆宜異賦答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

應機命中獲雉高壘三人各隨其日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

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

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

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憎定見之復過所聞十

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

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

者但當設計縋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

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

諸葛誕等出東興與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

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善平鏡有鉤賊不過數日可拔格以言曉異太平二年假節為

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

所疑乎遂往緝使力人於赤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



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懼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書十一

西川忠貞堂

三國志五十六

吳書十二

三國志五十七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

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

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經

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

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

然後見納

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惑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朗行既至候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安書耳交州無南岳安所投乎乃止

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

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

敢過家星行追朗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衰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

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

友之禮身詣翻第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

明府用烏集之眾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

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

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謀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

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

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

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

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

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

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宜孤意翻即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構葛中與敵相

見謂欲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鄒郡故王府君欲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

否士民勇果孰與鄒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

南定鄒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

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欲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

吳響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

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安語兒卿不願行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實而以

示人人備借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

為吾蕭何守會稽月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華二公於擾攘之時抗猛銳之鋒俱

非所能歎之名德實高於則而江表傳述翻說華云海內名聲孰與於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

惟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眾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

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飲曰竊聞明府與王伯

若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欲答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

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所教因述孫策

才略殊異用兵之奇歎乃答云當去此說

翻出為富春長策藹諸長吏並欲出

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畱制服

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郎將屬策之從兄也屯烏

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

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

事統眾宜在孝廉翻已

退臣松之案此二書

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

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

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

所侵美寶為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

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

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白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



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平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於樓船會群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眾身為降虜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一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無人所損猶為放盜不如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感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劔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

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育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賴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吳天罔極全有九載退當念感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



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官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輿金軒之飾仰觀雲霧又為老

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

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象動六爻為六十

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

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

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

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

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

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

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謝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

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穎川荀爽號為知易臣得其法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

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各有後本其所解釋禮不及論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

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亦差支而皆得其門難以示世又秦鄭玄解

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

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

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洗頰為濯以為爵衣成事洗字虛硬作濯以

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分北三苗其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

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稱面謂之爵衣古篆卯字

反以為昧其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

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訓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

奮乎自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有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

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

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

解玄頗有綴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二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

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為然故劉留柳卯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

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讀荀爽之別名初

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眾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

友善終成顯名會稽典錄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

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

關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

溫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寒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

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徒能持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

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暉光祿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

陵太守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

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略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上清等為此權許焉陵子平字伯先童亂知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發證曰宋書本傳作卯字當是卯即卯字也



劉暉侯官本政正作鄭  
李音某倍反改讀曰  
鄭某倍反音改讀曰  
會稽 錢氏大所曰此語  
為劉天以小學正法之  
反三字誤合其在三字  
而以侯字入正字也  
此則字本已誤而侯  
字為音包與可疑

趙案水經浙江注云浙江  
三石經指上所引趙案  
大星黃心餘地服而  
官本政證曰比竟三高句未詳  
錢氏大所曰非會稽  
鄭當是鄭字之誤乾道四明  
圖經亦以為鄭人惟虛作  
為吳三字相涉也  
官本政證曰非一作是  
會稽之類也人部到在傳  
口會稽者若若若之也  
受聘未及即通遺風賦  
犯之臨之以可去口我可得而  
不可得而身賦遺經者又  
九引單謂劉列女傳曰  
稽去母名音代素賦  
遂經素復欲犯者音曰  
欲代者若若若若若若  
素已在此何生為賦復經之  
約字記人部若若若若若  
引若若若若若

還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  
下書佐太守濮陽縣正曰冥見豫車言次問太守昔聞朱頴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  
劉聖博王景與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客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親盛美有日矣書  
佐寧識之乎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懸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  
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曾聞士人歎美貴那舊多英俊徒  
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  
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群臣因以命之山有  
金木鳥獸之股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靡  
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  
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雙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  
中大夫山陰陳鳳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歸養車廡行足膺俗自揚子雲等上  
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強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  
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黃齊皆上策天心功德治狀  
記在漢籍存遊山陰趙辟徵士上虞士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絡繹自篇釋經傳之  
宿疑解當世之繫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吐排史上虞暴母俊拔濟一郡讓  
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何章梁宏功曹史餘姚劉勳主簿何章鄭雲皆敦終  
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劉煥候主簿任光章公小吏黃他身當白乃濟君於難  
揚州從事何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塞忘家憂國列在八俊  
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裔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姿聰亮欽明神武策  
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  
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賴川有巢許之逸軌吳有太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矣翻  
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驩讓位逃於巫山之穴  
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  
此而葬之矣對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降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

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葉  
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  
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  
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黔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  
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三其聰明大略忠直審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  
身傷駢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關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  
將軍賀齊勳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七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  
中丞何章任爽鄒陽太守章安虞翻各馳文檄暉若春榮處上鄧處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  
斯敦山陰祁夷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宋承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  
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  
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  
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  
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何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  
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  
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案閣為  
東觀今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  
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  
會稽典錄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緝廢幼主迎立琅邪王休休木至緝欲入  
官圖為不軌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  
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官如是羣下搖蕩眾  
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  
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 汜弟忠宜都太守 會稽典錄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  
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



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  
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與晉陽秋稱  
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內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尉湘東  
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河間太守 會稽典錄曰聳字世龍第第六子也清虛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人晉除河  
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  
士所達必合秀 異嘗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獵所譽依已成  
所毀依已敗此 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昂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

之 昂廷尉 向書濟陰太守 會稽典錄曰昂字子文翻第八子也少有儻之志仕吳黃  
門郎以捷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來伐遣昂持節都督

武昌已上諸事 昂先上還節蓋印綬 武昌已上諸事 昂先上還節蓋印綬  
然後歸順在 陰抑強扶弱其著威風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 謝承後漢書曰康字季  
寧少悌孝悌勤修操行

太守李肅察 肅後坐事伏法康斂尸送喪還頰川行 歷二郡太守所在稱治後拜廬江太守

術出橘績 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其

論四海未 泰須常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

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

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

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

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

統事辟為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蹇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作

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

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

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

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叡長水校尉 績於鬱林所生女  
名曰鬱生適張溫

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推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  
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

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  
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

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姦賊之中蹈履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



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把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  
開天聰下垂坤厚稟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  
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  
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  
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  
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  
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  
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  
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  
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  
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

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  
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  
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  
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  
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  
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  
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眾庶炫惑恐終不為已用  
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  
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  
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  
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



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管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  
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吳錄曰彪字仲虞廣陵人也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  
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  
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  
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  
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  
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  
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搆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  
繁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  
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  
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

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  
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  
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  
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  
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白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  
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  
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  
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  
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  
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  
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救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強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其譽

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已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



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開後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大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爲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得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難實控廉逃隱使才映一世聲

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躐冠群焯焯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爲表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

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爲郡吏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飢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爲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

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



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  
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  
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  
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  
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  
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  
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  
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  
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  
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  
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賸老少有丁  
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旣有安土重遷之性

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  
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是輸  
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  
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  
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  
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  
殺之旣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  
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  
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  
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  
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  
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  
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  
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  
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  
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古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  
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陳氏學堂曰凡列傳之類其  
有子嗣爵與者史必詳書  
之而統與是儀傳獨闕疑  
有脫文統子名秀為時顯  
士見陸遜傳注又孫休傳  
中有司隸校尉陸秀即其  
人也則統非無後者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畱濮陽逸沛  
郡蔣纂廣陵表廸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廸孫暉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  
廸與張紘等俱過江廸父綏為  
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  
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

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  
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  
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  
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頽月  
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  
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  
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  
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  
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  
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  
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  
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



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  
忍悄悄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群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  
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  
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  
改規激以動眾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  
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  
遠今到其岍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  
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  
狙詐與北未絕動眾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  
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間而起恐非萬安之長  
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  
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

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  
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  
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又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  
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桀  
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  
先願陛下抑威住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  
再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憂  
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亦烏二年瑁卒子喜亦涉文  
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  
瑁孫暉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暉弟玩字

士瑁晉陽秋稱玩器量淹  
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

吳郡曰粲生數歲孤城姬見之  
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

孫河為縣長粲  
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  
爲車騎將軍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還爲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  
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纒繼  
斷絕漂沒著岍爲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  
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祭與黃淵  
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祭曰船敗當俱死耳人  
窮奈何棄之祭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  
功曹譚以疾不詣祭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  
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祭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  
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  
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  
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霸竺等

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  
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  
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  
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  
張溫以爲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  
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  
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  
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  
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  
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况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



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構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

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

而庚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

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嶺各

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遣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

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宜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

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

南越不亦賊夫人欺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

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

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書十二

蜀山忠鳳閣

蜀山忠鳳閣

三國志五十七

魏氏所曰魏煥傳太平中  
孫亮知朱至為全王所害  
問朱主亦竟全王懼曰我  
實不知皆據二子能損所曰  
亮能損孫琳傳云亮  
內嫌琳乃推朱至見極本末  
責孫琳林督朱能能弟外  
新皆朱損不匡正孫峻乃  
令丁奉殺能于虎林殺能  
于建業以二傳推之能損  
之死出于亮意非由全王  
所謂謂全王誣罪二人則  
可謂之誣不可也



